

## 第二章 司马攻与曾心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在学术界，文化始终是一个长期争论不休的概念，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认为：文化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其中包括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风俗以及人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庞朴则指出：“所谓文化，按照我的理解，最好把它同人的本质联系起来看。因为文化是人创造的，人又是文化创造的，要想了解文化，跟对人的本质的了解是完全密切相关的。所以我想把文化这样来定义：文化是人的本质的展现和成因。”<sup>[1]</sup>可见，文化其实体现在一个人如何对待他人、对待自己、如何对待自己所处的自然环境；是代代累积沉淀的习惯和信念，渗透在生活的实践中；是人们价值观的认同。品位、道德、智能是文化积累的总和，因而文化是可以传承的，即学习一种民族语言就是掌握、继承和交流一种民族文化，形成共同的价值观的过程。

### 第一节 作者简介

#### （一）曾心简介

原名曾时新 1938 年出生于泰国曼谷祖籍广东普宁圆山乡。62 年考上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系，72 年到广州中医学院工作与学习中医，继之，在该校任中国医学史教师。出版著作：《杏林拾翠》、《名医治学录》（与叶冈合著）、点注《评琴书屋医略》（与黄吉堂、周敬平合著）。1982 年返回出生地。88 年工作之余，重拾文学创作之笔。散文、诗歌、短篇小说、微型小说、评论都有所涉墨。十多年来，出版文学著作：《大自然的儿子》（小说、散文集）、《心追那钟声》（散文集）、《一坛老菜脯》（诗文集）、《蓝眼睛》（微型小说集）、《给泰华文学把脉》（文论集）、《曾心文集》、《曾心短诗选》（中英对照）、小诗集《凉亭》（中英对照）等，还有龙彼德专著：《曾心散文选评》和《曾心散文艺术》等。）作品（散文、诗歌、微型小说）在国内外多次获奖。其中《鳄鱼密码》被选入《世界华文报告文学奖作品集》。《猴面鹰哀思》被选入第一届冰心文学奖散

<sup>[1]</sup> 庞朴：《蓟门散思》，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 年，第 304-305 页。

文参赛文选《千花集》，《在水乡栖居处》被选入第二届冰心文学奖小说参赛文选《玫瑰花集》。《大自然的儿子》被选入《20世纪中国散文英华》。《蓝眼睛》被选入《春兰·世界华文微型小说大赛获奖作品集》、北京语言大学《汉语普通话教程》。《如意的选择》被选入泰国皇家卫星远程教育电视台汉语教程《实用汉语教程》等。名载《世界华人文学艺术界名人录》、《海外华文文学史》等。现为厦门大学东南亚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广东校园文学网顾问、“小诗磨坊”召集人、泰华作家协会理事、泰国留学中国大学校友总会办公室主任，厦门大学泰国校友会秘书长。

## （二）司马攻简介

原名马君楚，泰华作家，1933年生。祖籍广东省潮阳市。早年在中国受教育，喜文艺，爱研读。1966年开始写作，主要投稿中华日报《文学》版。后因商务停笔达十年之久。八十年代重返泰华文坛。这时期，在东南日报《文苑》、《新文艺》可见其作品。后期作品见于《新中原》报《大众文艺》。近年主要作品发表在《大众文艺》外，尚见于《新半岛》、《亚洲日报》、《亚洲文艺》等。1974年八属会馆暨《新中原》报联合主办的泰华金笔奖文艺比赛，任评委。八十年代以来，多次出任文艺征文比赛评委，其中有华侨崇圣大学于1993年、1995年举行的征文比赛。1989年及1994年，由星暹日报和暨南大学校友会联合主办的泰华短篇小说创作征文比赛，为征文委员会委员，兼评委之一，出钱出力。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主要创作以散文、杂文、微型小说见称。行文生动、有寓意，独成一格。除司马攻笔名外，尚以剑曹笔名选写。八十年代以来，其文学活动频繁，主要有：1987年随泰华作协代表团访问北京等地，与当地作家举行座谈。1990年，参与在曼谷主办的第四届亚华作家会议活动，并主持现代诗问题座谈会。1991年，出席第五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同年，参加在汕头大学召开的潮人作家研讨会。1992年应邀率团前赴北京、上海、浙江等地进行文学交流。1993年参加江西庐山举行的第六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1994年，参加在云南玉溪举行的第七届世界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在几届会议都提交和宣读了论文。1996年11月由泰华作协主办，在曼谷召开了第二届世界微型小说研讨会，在其精心策划下，会议获得圆满成功。于1998年6月6日在曼谷举行的第六届亚细安华文文

艺营，为大会主席。同年九月，应邀率作协访团访问中国，作“丝绸之路”行，并进行文学交流。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为其创作高峰，先后出版了《冷热集》、《明月水中来》、《泰国琐谈》、《踏影集》、《独醒》，《挽节集》、《泰华文学漫谈》、《司马攻散文集》、《司马攻序跋集》、《湄江消夏录》、《梦余暇笔》、《演员》等。现为泰国华文作家协会会长。其辞条被收入北京大学出版之《世界华侨华人辞典》。

## 第二节 曾心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曾心少年时代受泰国文化的哺育，成年后回国定居又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特别是在厦门大学汉语言文学系上学，接受了系统的中国文化教育。后来又在广州中医学院工作与学习中医，继之，在该校任中国医学史教师。可谓对中国语言文化和医学历史文化的研究，有着一定的深度。他在文学创作方面，留心的各个文类的作品，都有一定的水平。曾心善于对人生事理的洞察，对事态的感悟，对人生真谛的追求。他的散文有感情出有理性；在游记里，曾心不单准确地勾勒出名山胜迹的气势与景观，同时也略为介绍一些历史沧桑。但往往是点到为止，不注重史地的演述，更不重复他人，全文的立意多是他自己的心境和思绪。因此，他的游记散文自然清新。在《心追那钟声》这本散文集子里，显示着他的心灵轨迹。由于曾心的勇于追寻，他以诚挚的心追来了许多感人的散文篇章。这个散文集中的六个分辑的散文，都充满着真情实感。他游历过中国的山山水水，在这本散文集子的第一辑：“心追那钟声”，由六篇游中国的游记组成，从江南到塞北，曾心的心一直在追寻，而人则在攀登，他苦寻扬州的琼花，心追姑苏寒山寺的钟声，险滑鸣沙山，步上黄鹤楼，勇登武当山极顶，心灵终于和阳关接了轨。曾心不单有激情，同时又有丰富的想象力。在第二辑：“高山幸福花”，包括四篇泰国境内游记，这四篇“人文游记”，写景部份较少，他以心境代实景，在高山上，曾心游目骋怀，透过山川景色，石宫花木来抒发心中感情和新的发现。在第三辑：“一坛老菜脯”里，是清一色的追忆散文。曾心深厚的注入了他的感情，篇篇情真意切，洋溢着母子爱，兄弟之情，夫妻的相敬相知，以及医生(作者)的德行和

病人的感恩。在第四辑：“营造志趣天地者”，歌颂大自然之美，以及人与自然的的关系。《失去野性的虎》作者暗示老虎离开了大自然，结果失去了原来的野性。人类如果远离了大自然，是否也会失去了人性？在第五辑：“心中有座母校”，有曾心对自己母亲的回忆，也有对目前华教的反映和远景的祈望。在第六辑：“观察员手记”里，内容包涵曾心的文学观、文学论，他以轻松的笔调，记述他参加几次文学研讨会的情况和感受。追寻和追忆是这个散文集的特色。亲情、友情、家国情；物缘、地缘、文学缘，是这个散文集的主旨。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泰华作家的曾心，他的社会历史文化的一个缩影。

### 第三节 司马攻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

20世纪以来，由于泰国华文作家一方面自身带有浓浓的华族血统，中华民族意识深深植根于他们的内心；另一方面，由于他们长期居住于泰国，甚至他们的后代大多出生于泰国，成为华裔泰人，这就致使他们或多或少接受了当地的思想文化意识。同时，作为世界文学一部分的泰华文学又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外国文学思潮的影响，特别是东南亚文学和西方文学思潮的影响。

司马攻是一位亦文亦商的作家。一九三三年，司马攻出生在以“佛国”著称的泰国，而他的祖籍是广东省潮阳县。他本名马君楚，写杂文时常用笔名“剑曹”，写散文和诗歌时则用“田茵”，“陈各”等，但他用得最多的笔名是“司马攻”。他是一个生活阅历丰富，文学天分极高，又秉承了潮汕的人文传统的泰华老前辈写作人。他温文尔雅、平和谦逊，但谈吐中又不乏机智幽默乃至俏皮。他见多识广，博闻强记，却从不炫耀卖弄。他既有丰盛的心灵，又有充盈的头脑；既有文学家的单纯天真和梦想，又有生意人的精明和务实。总之，这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物。他把文学家的想象力和商人的深思熟虑结合起来，把商场上的全力以赴的作风同散淡寂寞的写作生涯结合起来，把企业家的豪气同文人的朴素清高结合起来，最后，他出色地把形象与逻辑、激情与理智、敏感与犀利结合起来。于是，无论在文坛或商场，他都获得了成功。在文坛上，他是现任泰华作家协会会长。

在商场，他是现任泰国五福织造有限公司董事长兼董事总经理，祥通两合公司总经理。

司马攻的写作生涯始于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他曾在《泰国琐谈》一书自序中透露：他之所以迷上了写作，完全是出于缘分。一九七〇年以前，他虽然也断断续续为香港、台湾及泰国一些报刊写过一些文章，但那时他对写作并没有太大的兴趣。一九七一至一九七二年间，他应《东南日报》社务主任魏登和总编辑吴继岳之约为其撰写专题，一年之间竟写了各式文体的文章八、九十篇计五十万字左右。这些作者自谦为“四不像”的作品后来大部份收进《泰国琐谈》一书中，尽管司马攻写于七十年初期的作品（其中大多为特写）在内容上比较庞杂，在叙述上失之于平铺直叙和面面俱到，有的描写显得过于琐碎。但这些作品大多有作者自己的发现和感受，尤其是它们显示出了司马攻观察事物的敏感细腻和良好的文字功夫。可惜的是，一九七四年以后，司马攻停止了写作，而且这一停便停了十二年。直到一九八六年，司马攻才再续前缘，重新操机写作。一九八八年，他和梦莉等八文友联手出版《轻风吹在调江上》，半年后又再次联手出版了《尽在不言中》，同年他又出版杂文集《冷热集》（1991年由中国三联书店再版），受到读者与批评界的普遍好评。自此以后，他写作的兴趣便一发而不可收。在短短的几年里，他又出版了《明月水中来》（散文）、《循江消夏录》（特写）、《梦余暇笔》（随笔）、《演员》（小小说）等六本集子。象这样各类文章齐备，且量多而质高的创作成绩，在泰华除了资深作家吴继岳外，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位。

司马攻的少年时代长期生活在中国得到了中国文化的深厚哺育，定居泰国后又得到泰国文化的广泛熏染。两种文化的交融集中在他的身上，就构成了他的这种独特的文化背景，这既使他对传统文化精神产生了认同感和归属感，又对泰国文化滋生了感情的融会，这就造就了司马攻的作品能从一种历史跨度和人类文化视角去审视泰华社会的现实生活，即从一种历史时空、地域环境、传统民俗中揭示人的生存景况和人生世相，从而构成了别具风采的独特的文化意蕴和人文精神。我们纵观司马攻的作品，他的作品里，既有本土性文化特征，又具有中国民族文化意识，还具有鲜明的东南亚文化特色乃至西方文学思潮的某些痕迹，从而呈现出一种独有的特殊性、融合性与复杂性。

总之，不同的出生地，不同的教育对想法导致了不大的影响，开始写作时间也没有很大的相差。从作品上来看，两位作者还是对祖国有着深刻怀念。

